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二十三　附見十五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梁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 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陁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傳五 道育
齊鄴中釋僧可傳六 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法林 僧那 慧滿
齊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
後梁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一
後梁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二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懍傳十三
後梁荊州支江禪慧寺釋惠成傳十四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周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周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隋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裴玄證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安 [illegible] 智曠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

不壽鑒徹絶羣年過小學識成景行
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定靜
遊無遠近裹粮尋師訪所不違有達
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擭叢宂言問深
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
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
座備當經論並知學唯為己聖人無
言嘗建武年南遊楊津止於鍾山定
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
也行逾氷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
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
侯請道頹然不作咫尺宮闈未嘗謁
覲既行為物覺道俗攸屬梁高素仰
清風雅為嗟賞乃命匠人考其室宇
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
也副每遊遙於門首枚而歎曰環堵
之室蓬户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為樂
寧肯廣廈而賤芥乎且安而能遷
古今所尚何必滯此爾實可目之好
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
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之爰
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
少好經籍執卷鐵默動移晨昏遂使

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
復往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
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
此經與南平王觀為病行齋三七日
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
果是其當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
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搆更相起予不
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
通五年也窆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
子哀焉下勑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
脩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
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
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
善乎勿營棺隴以乖我意門徒涕淚
不忍從之將為勒碑旌德而永興公
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
令遣湘東王繹為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阯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
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
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
師達摩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
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造
請携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秘采

常亦如愚久處吉重之禅乎者欲美
幽栖寺中絶粒食誦作看令分别大道
清会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
自少及老心真正焉以天監十三年卒
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禅師者
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幼有所識
好習禅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遷軒大
震斯固住心深穽未可量也而志尚
清遠淡然物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
閑房攝静建璋外映白黒諮訪有聲
皇邑武帝為立禅房於淨名寺以處
之四時資給禅學道俗雲趣請法素
懐栖廓寺志淨重書勝王公曾不迎
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
之陰弟子智顒樹碑墓側御史中丞
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珎未詳何人孚務住廬山中恒
作彌陀業夢有人乘船愛大海中
云向阿彌陀國珎欲随去船人云未
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
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歳綿遠乃
於房中小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
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

山巳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

是諸王觀礼旦就山尋乃去跡卒方
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
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
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
漢陰出家味靜為務感夢有神來請
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
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
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為廬山
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
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
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
其終後乃返掘兩指人有捋者雖他
還屈如前故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昙
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
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
沒後絕迹此山歎之三德道扇梁朝
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陁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
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
五僧證果惟佛陁無獲遂勤苦勵節
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時得
道友曰脩道藉機時来便尅非可斯

須徒為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
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
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
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
定念國家資供倍架餘部而徵應潛
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
貲財百萬崇重佛法為佛陁造別院
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
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捴萃都
驗以為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
洛復設靜院勑以處之而性愛幽栖
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勑
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
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
者眾恒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
或告眾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
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弥
山而僧廩豐溢洎彼至今將二百載
雖荒荐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
佛陁無謬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
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井欄
上反蹋蹀錆一連五百眾人諠競異

而觀之佛陁因見惟曰此小兒世戲
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擲以
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
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懷耳
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
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
行東夏惟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
擬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
相成業躬移寺外别處零房感一善
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
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今
尚存

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
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
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
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
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
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
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
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
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
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
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

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
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
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
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
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
四行万行同攝初報怨行者脩道苦
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
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
對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
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
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
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
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
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
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
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
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
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也摩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
奉歸悟錄其言誥卷流于世自言年
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為務不測于終
擇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
外覽墳素內通藏典末懷道京輦默

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
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
之但攡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
誰能繫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
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
悅之奉以為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
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
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
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為緣侵達
摩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懷
嘉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
師範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
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
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
祕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
禪師先有定學王宗鄴下徒侶千計
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
眾中通明者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
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恒又重
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
日遇恒恒曰我用今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
師故邪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賕

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
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絶學浮華謗
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怖
交懐海迹蹄涔淺深斯在可乃縱容
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謡或因情事
澄汰恒抱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
希封滞道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
鄴衛亟展寒温道音幽而且玄故末
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
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
日影由形起響逐聲来弄影勞形不
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
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
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
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
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
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虚妄
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
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為答之
可命筆述意曰説此真法皆如實與
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
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

[illegible]達
詞指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
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鈴
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
復有化公孫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
奧吐言清迴托事寄懷闘諸口實而
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
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
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
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
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摩禪
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
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
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
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
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
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
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
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
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
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
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
悲有鄴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
居東海講礼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

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
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辞别哭聲動
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服
一衣一盋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
頭陁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
滎陽人姓張舊住相州隆化寺遇那
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
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
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
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
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
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
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
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
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聞有括訪諸
僧逃隱滿便持衣盋周行聚落無可
滯礙隨施隨散索尒虛閑有請宿齋
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尒請故滿每
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
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
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賫四
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
委後於洛陽中無疾坐化年可七十

斯徒並可之宗系故可别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
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
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
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
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
過寸機論適變時其高美與徐州龍
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鄴因遇勒
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
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
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
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又南
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
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
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
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
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隆礼供
奉旬别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
懷有擾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背
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
天觀治曰丈六達念身為苦器難可
維持乃試履栽約餌苓斷粒自此終
報資用通生末為魏廢帝中王勅僕

射尚隆之名入鄴部受菩薩戒皆齊 [illegible]亂
文宣特加殊礼前後六度歸禀十善
達性愛林泉居開濟業帝為達於林
慮山黄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
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
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
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
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
又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黄服拜而跪
曰弟子是載山神也王及三谷並僑
供養願不須遷達曰在山利少在京
利多貪道觀機而動幸無遮亡又經
靜夜有推户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曰
無暇今故参拜并奉米鉼一筐進
而重曰僧無偏為礼佛之時請兼弟
子名也達荅鉼可將還後當為礼因
令通為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
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為山神講
金光明經月餘有虎来將狗去達聞
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為檀越讀
經具問之果去三日来别誦維摩可
乃燒香礼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
亦屬檀越者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

狗還着於項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
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
持雖無蹤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
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
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
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
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遥
礼其為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
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
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
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
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歸山
林為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
以貞觀九年親往礼謁骸骨猶存寺
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
無間然有識同親無聞嫌隙承先私
憾倍加事之榮勝高流弥所謙退自
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
朋翼而達為國都盻然無顧昭玄曹
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
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姓孫氏出昌黎末居鉅鹿之
癭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

世典備通經史微為太學博士講解 [illegible]
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瘵
廟而道機浩扣欲厭世煩一覽佛經
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
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介便
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
願一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盡三
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
觀房即跋陁之神足也既受禪法北
遊定州嘉魚山歛念久之全無攝證
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
泰嶽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
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
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
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
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
夏又詣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受十
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句
一食米惟四升單敷石上不覺晨宵
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
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為禽獸所
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
方為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

逅遭於嵩山靜處感神来姝抱肩拳
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固證深定
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
世間全無學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
藏呈已所證蹤跡回自葱嶺已東禪
學之家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
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
人弊衣捩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
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
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
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
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
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
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
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
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
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
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現皆此
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
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
舒脚牀前有神輙扶之還令加坐因
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又移懷州馬
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

[illegible]
乃辯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
行道不奏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造
供魏孝武永熙元年詭旨不出亦於
尚書谷中為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
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豈城王高徼
等請至又默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
信者殺焉燕趙之境道未通被略言
血食衆侶奔赴礼贶填充時或名利
所經者稠為說偈止之聞者慙愧而
止便為陳脩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
新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
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
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
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
斤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脁須
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縶稠居山積
德業濟一生聞有勅旨絕無承命昔
相教喻方遂元請即日拂衣將出山
闡雨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
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
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於湯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
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

清曠動發人心勸捐情物来機無墜
帝扶接入內為論正理因說三界本
空國土亦尔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
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竪流涕即受
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尔後弥承
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
酒禁肉放捨鷹鷂去官畋漁鬱成仁
國又斷天下屠煞月六年三勅民齋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告
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意道念
弟子敢為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
弘誓護法為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
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
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
盡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
思歸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
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下勅於鄴城
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搆精舍名
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
兩任綱位練眾將千供事繁委充諸
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
解念慧者就而教授時揚講誦事事
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為本諸法

師學徒傳法化猶接顯頒來曰闡揚 [illegible]
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
依弘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
微若非興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
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
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為三分
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余徹情歸
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興焉盛矣具
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
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
佛法要務志在脩心財利動俗事乖
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勅
從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
王府余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于尺
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
恩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嘗率
其羽衛故幸參覲稠處小房宴坐都
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
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
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
敢自欺形相莫獲福於帝可時亦美
其敦讓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
奘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

法雨来味定之宿家藏一本據以齊
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患
臨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
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
神勑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
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虚来實
返業暢玄風事高緇素運徃神遷寔
深嗟惘資崇有嘉用申悽敬可施物
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
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
為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邁
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
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
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勑右僕射
魏收為製碑文其為時君所重前後
皆典類也既而魁曰准勑四部弥山
人兼數万香獸千計日正中時焚之
以火莫不哀慟斷絶哭響流川登有
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
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有
靈異異香應于道俗初擢奉信出家
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絶後塵而歷
履大行徃還朝野鳴謙抱素能扇清

風加又威殺羣賊勢惜山魑解魑虎
之闇情禁利眷之深毒大儒皇氏斨
為肴狼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
上玄澤流奉勞之苗幽識所致粟滿
信心之室樹神遊道隨業欲而法流
文豹淨房銜織襆而遷華或猛虎馴
神即背垂衣頹山將陊岩出存命岩
斯靈相振古罕傳具如雲門象圖所
紀又勑勒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
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
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勑乃以方五
里為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邑締構伊
始邑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
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号雲門
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
因從空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
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更
荅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訖而隱
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鵠吻二焉又所
住禪龕前有深澗見被毛之人偉而
胡貌置金爐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蛛
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蛛
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袖

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
所噉兒子等惜命一不敢當弟子衰老
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
稠索水潠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
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
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廚忽無何
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
五更先備牛轝獨往谷口去寺二十
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
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
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
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
躬負稠身往寺稠辭折不受帝曰弟
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愆云云因謂曰
弟子前身曾作何等荅曰作羅剎王
是以今猶好煞即呪盆水令帝自視
見其影如羅剎像焉每年元日常問
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
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荅云
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
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
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
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于地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第三張 造 富
衆從毀十人舉之不能動搦命沙弥
取之初無重焉因尒萬信萬常寺宇
俗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
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
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淩犯須陁洹
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
攝六時禪懺著聲寰寓大業之末賊
一所盤營房宇孑遺餘皆焚蕩余以貞
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
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
爐頻噎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
直叙之于後耳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
卓然神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
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
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二千餘
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無不繕集
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在
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
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
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
焉初梁晉安王來部襄雍承風來問
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懃

而返夜感悪夢後更冊往馬迎如故
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
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燃良久苟望
忽變為水經停俯仰水滅堂現以事
相詢乃知介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
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聡
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為王令
前方得展礼因告境內多弊虎灾請
求救援聡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
来至便與受三歸戒勑勿犯暴百姓
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
當来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
亦至便與食解布遂介無害其日將
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聡手中取
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
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
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兇黨左右數十
人夜来刼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過
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
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意夜
迴遑日午方返王惟其来方以事首
遂表奏聞下勑為造禪居寺聡不往
住度人安之又勑徐摘就所住處造

靈泉寺周朝改為静林隋又改為景
空大唐仍於隋号初聡住禪堂每有
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
為先因見屠者駈猪百餘頭聡三告
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
大怒將事加手並乞然不動便歸過
悔罪因斷煞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
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
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聡
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
廬陵王迎出都有事不遂及湘東王
作牧荊峡於江陵造天宮寺迎以慶
之遂終此寺即梁太清年也其寺見
有碑記廣叙徵異景空今寺猶有禪
堂存焉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
而聰頴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
坊為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
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㓗逾厲而慧
業未深遥想揚輦遂負褰浴波達于
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
首尊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
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偹卯孔釋

續添佛祖源流 [illegible]

通普明寺請主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雖深晚學宗領送見受衣法諸賢玄觀定水既澄慧門互敲及硏習大乘洞其根柰之歷名山叅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永閑不窺世華無涉寺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于此寺禪坊時年七十有七遺言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于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暠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貴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契名高為之銘頌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律有聲漳鄴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主崇為國師以處衆□雜栝析由生無俱利功捎而至楚□之陽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荊硤有僧法隱者久住霞般山東嶺誦法花維摩思益以為常業而未閑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而問

滓蹤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沲方
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離心
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
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　題壁勉　同
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
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脅
而卧明日推眠不覺看之久終方悟長
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
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
有娠將誕又夢乗白師子遊戲虛空
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擱咸昇
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
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爲
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
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
京修造僧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
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
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聞便
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道法晚抱色疾
諸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
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覩像從京房
返於大殿余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

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於
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懍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
寺衆侶清淨懍依味道積有年載禪
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
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纊大布爲衣不
食僧糧分衛一食不臥常坐勤勵莫儔
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衡羅
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邈故山僧見
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
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
在邑里昔從岱岳路出徐州遇一縣令
問以公驗懍常賫法華一函乃荅云此
函中有行文檢覔不見令怒曰本無行
文何言有邪荅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
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
文也令嗔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
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礼悔過後捿默
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
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
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
陽山中泉石松竹秀踈清曠嶺接桃
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

懷惡念不得進前前或值虎虵驚怖
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
欻起惡念忽見大虵繞床而出將欲
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惠璀禪師南
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拄口不答
璀便雨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
乃經多日方為披說璀出日余遊名
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
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竒唱
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
不測璀云曾問荅云吾年二百歲不
知所終
釋惠成姓段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
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
餘卷進具後為荊南佛法希鮮承都
下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舡往
造建業正值成實雲講學者肩聯一
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施本邑至廬山
寺覬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廬化山中
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
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多乎猶不得
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
解忽今自撿若務遊恍恨之甚不

可得也乃唯曰承大師善知來 [illegible]
意令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
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戒遂
忽燒却章抄指擲筆硯專志攻
擊以必達為期當時造禪門者
數十人皆先達者戒以後至恐
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閉眼坐禪
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
法華般舟道場歷銷障三年依行
魔業禪鬼顛因散絕乃示以正法
專思玄寂久遂解衆生語言三
昧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
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校
天地懸殊思云智顗先發三昧後
證於持法戒反之二子寂照行解
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禪惠
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
不久便說其地西望沙渚德鶩
栖道之地眺上明弥天立寺之所
湘東王承風迎請為建禪衆仍搆
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
成曰有木中梁可往江接尋語
往看果如所示有淸信士段弘

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絶家人召
成至宅弘乃蘇曰初執至王所
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
了願赦之王起礼足如言被放
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
江揔等往迎若不允必不勞返也
王人雨淚強引入舡成乃奮身
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
揔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
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
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
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虱於地而瘞
知之及明告别成曰昨夜一檀越
被凍困苦常聽之永識將終語
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盤
也聞皆給手恰賁而智者王泉
寺至冥相符會共談玄理良久氣
絶以年月坐亡於禪衆禪師在
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
碑今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
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
常再遍衆聚多諠枯折由生西

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
十餘年未食麻衣破納而已自
得幽林無求外護外粒若盡繼
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
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
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
入戒科而儉約一隔別行所止
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
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
然守道無為而已忽有一象無
事至龕經于數日忽便現疾於
寺北巖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
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
價不至於十云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
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
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
成塔鄉閭嘆焉知將能信奉之漸
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
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
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乃歸
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礼大和末從
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

[illegible]
法每慶皇宮諮問禪秘鄉音之曰自
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若是尋師
問道循經備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
次調心故得玄本清澄禪林榮蔚性
少人事退迹為功所以高蓋駟馬未
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忘返加又口
繞黑子歆若外形目有重瞳光明外
射腋懷鳳卵七處俱平奇相超倫有
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
業未廣而無問不明能勤整四儀靜
脩三法可憲章於風俗是師表於天
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
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
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摸可昭玄
三藏言為世寶萬志任持故有法相
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
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
大宜底道俗以隆礼典乃躬致祈請
為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黙而受之是
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
仰玄風礼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
平梁荊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
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

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疏通即爲拔
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
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息倫
香火脩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
某寺堂崩厄也當介之時揚都講堂
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
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
聞聽堂然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
乃移以問周果知實祐大送珎寶賜
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
隨散之由介名振三國事条至聖以
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
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
色帝哀慟㳂之有勅圖寫形像仍置
大福田寺即以其日變於東郊門外
滕公鄭食慕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
相等傳燈不窮弥隆華實以業有從
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
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
安及義城公庚信製文今在苑內
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輿人也器量沉
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
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

水松寒暑之資稱以銜衣當帶裝得
[illegible]第十[illegible]第[illegible]
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
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
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卷于五載爲
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
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撿因緣棄
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法承申
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杳水
美遂命檝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
結此山焉聲問光徽被于周壤天子
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
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
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
歸勅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倫盡
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
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
成美僧揮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
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
之旣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糲味住
報資給靜緣勵操齊志林朝以建德
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
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
卽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

續高僧傳卷第廿五　第二十張　諸

肆容止恭莊威儀整勅遊之者肅然
淸覩見之者自生欽仰新野庾信載
奉荅座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
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礼逾和
上相聰敏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為心
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
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
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
出于天性實每美去曇相福德人我
不及也斯見礼如此實寄夜詣相房
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自陳道合
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為軌乃經
積載有時大癘摸流或旱澇凶險人
来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
時必有神効人並異之或問李㬎強
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
遊行俗仙助佛揚化可共幽記之明
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京華七衆
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潛
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
月八日卒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
在京師禪林寺其承緒禪學遺屬慧

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
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
宗蘭若法無問冬夏插息深林乞食
於村餘惟常坐繫想繩床下帳獨靜
道俗參評略示經猷令其住心緣向
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
雖多而外無躁撓正任性行歲都無
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
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邈偏
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公貫者引
正住寺為上簿書而志驗風雲曾無
顧眄還返林薄詞業相尋綜述憲法
流之於世名為六行凡聖脩法也包
舉一化離接万備初曰凡夫罪行二
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
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
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
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貫開皇七
年青來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
教歸宗寡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撿
理抱一知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
奏聞左僕射高熲素承道訓乃於禪

[illegible]

林寺大集名德述上所奏時坐中有

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

對曰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

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

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

於是僧徒無為而散正知撓季之難

化也逆以行法並留京華方禪師處

即返東川不忘終所今驪山諸衆多

承厥緒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

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

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嵩巖隱遊至白鹿

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

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脩宗

重心學而專志决烈同侶先之圓備

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

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

山野匠前傳所叙詢以聲光所被遍

相摳敬往既是林精雖理極恩展言

造每因致嘆但為路罕人蹤崗饒野

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未往曾疑未

由撫遷直望蒼谷以為行表制棘砂

礫披踐不難巖崖幽阻攀緣登陟志

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方
[illegible]
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指難
難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
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
寧合道而不幸而窮可故履踐重陋不
難塗窮後經三更移住廣主令備禪
扃枯泉重出麋鹿繞院故得美水馴
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為瑞請
因請法雙往雲門值陰霧昏便成
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
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
菜將欲出園乃為羣蜂所螫主詢問來
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趣人遠
至殷勤致礼陳云因病死蘇故蒙恩
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異
請禪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
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
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
云同居林數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
低頭受命便斂氣而散屢逢熊虎交
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惟詢一
蹤入鳥不亂獸見始偶斯又陰德感
物類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

[illegible]

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窟宅獨處靜
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
尓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粮餱
歸霧務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勑
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
以開皇末年風疾忽增卒於栢尖山
寺春秋八十五五十夏矣初遘疾弥
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
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氣
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
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
沸眼中既尓徃化鳥便飛出外空旋
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
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
墜林摧澗塞鸞發人畜插追失據其
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禪林道場方等寺乃開[illegible]
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為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
讀大品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
住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脩定自
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
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謡然世以
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嘆曰生不值

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
[illegible]
處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
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
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
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
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
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
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
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
尸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之末
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
子就佛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
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即有娠及
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歲路見
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
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
知乎分不憙愛憎八歲既臨操擾清
敏慓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尒今何
姓外家何姓答曰㐀王彼孫生因調
曰何不氐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
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
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諸對皆此之類

及㝡道弘諷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
理遐舉以時勸教以病驗人濫獨見
之明顯高語之蹤先舊解義翻對不
同未全聲聞蕪揚菩薩而㝡涉言教
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普無過習
由見起慢怠即懷耽離便為邊地下
賤之因今雖聞真告忘無奉普自知
業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
隨遠近處凡有影塔皆周行礼拜遶
旋翹仰因為末世普佛之旨用斷一
行通例餘業莫克要詳援辛如此也
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
役供諸悲敬礼通道俗單衣節食擬
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
英達者皆造門而諮問之行隨事直
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
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
礼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
入京僕射高熲邀延住真寂寺立院
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
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
文據類叙顯發前後望風翕成其衆
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

閑慧曰弘善等是也自尒餘寺賁承 [illegible]
其度焉莫不六時礼旋乞食爲業虔
慕懃誠如不及也末疾甚勉力佛堂
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目視
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
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
南山鵄鳴之堆道俗號泣聲動京邑
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
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
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因又
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
尚絶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
之賔同所擊賛生自製碑具陳己德
死方鐫乃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
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勃興異
迹時成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
奉行峻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乃
覊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
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
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
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勑斷不行想同
箴勗之也列有今傳流世見費節三
寶録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
習定行守文發法南投於梁興仙城
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
聡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
常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抑靜殊不信
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
靜息抑禀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
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
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
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来可多辦
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
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
供養預知運絶苦辭還襄欲終七日
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
龕盖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
尸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
亡送尸永側永尸颯然摧變時岑闍
梨者姓揚臨原人於寺西龕盖山南
泉立誦經常誦金光明感四天王来
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
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内鼠百餘
頭皆馴擾爭来就人鼠有病者岑以
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撿或揭坩酒食

戲舞不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

詠逆述來事盡則散亂夜則礼誦禪
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
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
撥禪師付囑上佛殿礼辞遍寺衆僧
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衆
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尒今日弟前去
我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
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決法
師床前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
別不得久住決送出三重門外別訖
來入房中踞床忽然還暗呼弟子問
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
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閒即遣往
問果云已逝尒後七日無何坐終其
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紀等禪師
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敘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